

《徑山藏》文獻特色與史料價值

釋法幢（謝馨后）

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

中文摘要

本文以晚明萬曆至清嘉慶年間所刊刻的《徑山藏》（又稱《嘉興藏》、《方冊藏》）為研究對象，以文獻學方法分析《徑山藏》刊本書籍形態，勘查目錄架構、雕刻版式的特徵，並從文化出版的角度，概述《徑山藏》傳世古籍與出版情況，揭示《徑山藏》當代編印工程的出版成果。藉由分析明清時期佛典文獻的特性，發掘出《徑山藏》獨特的典籍文獻特色及史料價值，揭示其文化貢獻，以及在佛教文化傳播和大藏經發展史的歷史地位。

關鍵詞：《徑山藏》、大藏經、佛教文獻、明清佛教

The Literary Features of the Jingshan Canon and its Value as a Historical Source

SHIH, Fachuang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Center for Buddhist Studies, Fo Gu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study of Jingshan canon, also known as the Jiaxing or *fangce* canon, carved and published between the Wanli era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the Jiaqing era of the Qing dynasty. It carries out a philological study of the format of the printed texts in the Jingshan canon, investigating the structure of its catalogu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int layo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int culture, it describes the Jingshan canon's continuities with previous canons, and shows the achievements of this contemporary project of compiling and publishing the Jingshan canon.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features of Ming and Qing Buddhist literature, we have described the Jingshan canon's unique textual features and its value as historical source-material, showing its cultural contributions and its ro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transmission of Buddhist cul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canon.

Keywords: Jingshan canon, Buddhist canon, Buddhist texts, Ming-Qing Buddhism

前言

佛陀的教法輾轉傳入中國，透過譯經僧將佛典翻梵為漢，經過長時間的理解、講習與文字整理，逐漸形成經、律、論之三藏典籍，包含漢譯佛典和注解講說經典過程所衍生的中土撰述典籍，以漢文大藏經的形式刊印流傳，奠定佛教在中國綿延發展的根基，形成廣大的漢傳佛教文化圈，歷代漢文藏經文獻可視為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史料寶庫。論及佛教傳播之所以遍及全亞洲，菅野博史以為除了佛教思想具有普遍性、佛教徒弘法的熱情及文化傳播的意圖外，更由於「中國佛教因有內容弘富的《大藏經》，形成獨特卓越的佛教思想，在以漢譯佛典為基礎的東亞佛教文化圈中成為核心所在。」¹ 因此，就文化傳播的角度來看，不可忽視歷來大藏經的編修和流通對於佛教發展的影響與貢獻。

大藏經是佛學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其內容不僅具有佛教經典叢書的性質，並收有經典以外的各種史料。運用佛典文獻史料，亦可挖掘出過往正史資料所遺漏的訊息，揭開新發現的史實。因此，解讀一部藏經在藏經史的地位，除了觀察其文化傳播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分析其文獻特色與史料價值，特別是這套學者喻為中國近世佛教史研究領域的「敦煌發現」²、明清時期刊刻的《徑山藏》所含藏豐富的文獻典籍。

■

※ 收稿日期 107.9.19，通過審稿日期 107.10.31。

* 本文改寫自敝人學位論文第四章，參見拙著，《法寶流通——《徑山藏》的文獻價值與文化傳播影響》，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論文，2017 年。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悉心審查論文，提供筆者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¹ 沖本克己、菅野博史編，辛如意譯，《佛教的東傳與中國化——中國 I 南北朝》序言，臺北：法鼓文化出版社，2016 年，頁 5。

² 藍吉富，〈《嘉興藏》研究〉，收於氏著《中國佛教泛論》，臺北：新文豐出版社，2004 年，頁 163-174。

《徑山藏》又有《嘉興藏》、《方冊藏》、《楞嚴寺本大藏》等多種名稱：由於傳統佛典的裝訂方式的改變，將以往「梵夾本裝幀」易為「方冊本線裝書」，當時人們通稱《方冊藏》；其次，刻藏地點從五台山妙德庵南遷到浙江餘杭徑山，以雕造藏經、經板藏於徑山寂照庵和下院化城寺，故名《徑山藏》；其三，這部藏經的刊印，後期是在嘉興楞嚴寺經坊刻印流通，學界通稱為《嘉興藏》。³近年來隨著中國推動古籍恢復保存計畫，這部藏經成為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2009 年重輯影印線裝《嘉興藏》出版問世，隨著更多孤本的發現，2016 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重新編印《徑山藏》，並發行牌記和序跋彙編等系列叢書，筆者因曾從事《徑山藏》課題研究，故本文採用《徑山藏》名稱。⁴

《徑山藏》在刊刻過程中由於遭遇人事時空變動等複雜因素，其形式與內容不同於以往的歷代藏經。因此，探索這部藏經文獻的特色，也發現到版刻樣貌的不規律性及文獻內容的龐雜，從而匯聚成豐富而多元的史料文獻。其中，特別是收入許多新出的明清佛典文獻，具有重要的文獻史料價值，為學界提供研究明清佛教的新材料，有助於開拓新視野、新方法的研究向度。

雖然學界已開始關注到《徑山藏》的學術價值，陸續有研究論文發表，但猶有未盡之處，待深入展開研究。以大型叢書的文化出版的觀點，

■

³ 因正藏刊刻年代在萬曆年間，稱《萬曆藏》；因最初主事者密藏道開，而稱《密藏本》；又因該藏流傳到日本，而稱《支那藏》或《明藏》；支那內學院於民國二十一年新編《刻藏緣起》，命名為《明徑山方冊本》；還有《楞嚴藏本》等多種別名。相關內容可參考章宏偉，〈故宮博物院藏《嘉興藏》的價值——從《嘉興藏》學術研究史角度來探討〉，《故宮學刊》創刊號，2004 年，頁 541。

⁴ 以下本文所列《徑山藏》典籍書目，皆採 2016 年北京國家圖書館所刊行之版本，即李國慶等主編，《徑山藏》230 冊（含目錄 4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 年。以下不再贅述出版訊息。

本文希望從分析大藏經的結構特點、版刻特徵、傳世史料文獻，發掘《徑山藏》的文獻特點與史料價值，從而對大藏經的涵義有更深入的了解。

一、明清時期《徑山藏》的編刊

《徑山藏》是晚明至清中期佛教僧俗人士為了振興佛教、流通法寶，而發願組織刊印的一部刻本大藏經。⁵作為民間發起刊刻的《徑山藏》，從留存的文獻史料，顯而易見其到出版特徵和形式特點，這是第一部線裝本方冊藏經，在中國佛教藏經編輯史佔有重要的地位。以下分別從「版刻特徵價值」與「目錄架構體裁」說明這部藏經之刊本的大致型態。

（一）版刻特徵價值

晚明，一個「出版創新的年代」，學者以為明代後期的出版印刷書籍，影響此後四五百年的書籍版式。⁶因此，如果對照晚明時期出版的整體表現特徵，以書籍的形態樣貌與傳播要素為重點，包括裝幀形式與體裁結構，從書籍裝幀形式的創新設計的角度，用以研究《徑山藏》的版刻特色與實際版樣，有助於瞭解方冊本佛典的傳播功能與文本價值，並理解當時的佛教文化現象。

1. 裝幀形式

十五世紀明中葉，出現了線裝書籍裝訂方式，學者以為這是「中國

■

⁵ 引自藍吉富，〈《嘉興藏》研究〉，頁 163-174。有關《徑山藏》的史料價值與特色，可參考藍吉富兩篇文章，分別論述此藏經的特色、史料價值、編修倡議、刊刻經程、校勘版式。見藍吉富，〈嘉興大藏經的特色及其史料價值〉，載於釋聖嚴等編《佛教的思想與文化·印順導師八秩晉六壽慶論文集》，臺北：法光出版社，1991 年，頁 255-266；藍吉富，〈《嘉興藏》研究〉，頁 115-179。

⁶ 參考郭孟良，《晚明商業出版》，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 年，頁 111。

古代書籍裝幀技術發展到最完美階段」或「最進步階段」的表現。⁷《徑山藏》將大藏經創新為「線裝書」著稱於世，每冊書釘孔四眼，經書並護以函套，工藝精緻。這在當時可謂是一項重大改革，特別對某些佛教徒而言有輕褻佛經的質疑，但主事者站在法寶廣為流通的需求立場而堅持採納，此為佛教刻經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學者以為這種形式的優越性即在：一、以無文字的頁面向內對折的折頁形式，解決翻頁的合理性；二、以草釘、穿線固立書冊頁而避免散落；三、裝訂成本大大降低。⁸且從外觀形式來看，較為典雅美觀，便於將書背切齊，書籍不易散亂，且允許改裝，容易整舊為新。更重要的是書冊造價低廉，讀者閱讀保存或收藏較為方便，因此更容易流通。

賞析《徑山藏》版式樣貌，「可以領略到中國古書籍的編輯及造形構圖美感，更可以了解佛經典籍在編輯版式上的特色及變化性，能一窺佛教經典因教義及內容的影響，而有特殊編輯特性的深奧之處……有助於建構具中國特色的書籍編輯設計。」⁹佛典採用的裝訂函裝樣式，營造尊重經典的神聖感，因此在函套的盒裝、佛典的封面、翻頁的方式、紙質的手感等，更讓人體會到與一般書籍的不同處。

2. 字體版式

明嘉靖以來，由於社會風氣轉變，興起文化復古運動，刻書人追尋北宋風格，仿效歐陽詢（557-641）、顏真卿（709-785）書法字形，重視工整，字體剛直，雕版刀法趨於板滯，之後逐漸演變成橫細豎粗、平直

⁷ 引自來新夏，《中國古代圖書事業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185；南炳文、何孝榮，《明代文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392。

⁸ 參考郭孟良，《晚明商業出版》，頁115-116。

⁹ 這是一位視覺傳達設計高中教師所描述《徑山藏》的美術價值。參見洪藝慈，〈賞析《嘉興藏》裡的編輯樣貌〉，《美育》179，2011年，頁43。

方正的宋體字，以端楷莊嚴而永垂後世。¹⁰這種傳統版刻字體，又稱印刷體、刻書體，專門用在雕版印刷，故學者主張這種字體的改革，建立起版刻字的規範，隨著書籍印刷業的高度發展，以便於寫刻的字體，提高雕刻的效率，也降低了成本，促進了出版傳播的影響範圍，早期方冊藏的刊刻字體的形成也在此萬曆年間。¹¹

由於這部藏經的刊刻，接受當時刻書的風格，採用了方體字，體現了明代版刻的版式特徵，且在版心刻有「支那撰述」以表示中國人的著作，所以又被通稱「支那本」。¹²又、自萬曆以來，民間經坊日益增多，流行起黑口本，印書字體趨向方整，當時刻印的風格，恰好也同時反映在《徑山藏》的版式樣貌。¹³此外，楊玉良將這部藏經刻本的文字書寫風格，大致分為四個時期，可作為鑒別《徑山藏》的版式特徵：萬曆初年，筆鋒生動的拳刀筆法，帶有楷書風格；萬曆末年，轉趨向橫輕豎重的宋體板字；崇禎年間，由有虞山華嚴閣書刻精良的刻本，字體扁寬，行格疏朗；迄至清順康年間，字體瘦長略小，略顯呆板。¹⁴

刻藏早期的刻本，字體較為工整，體現寫經與看樣的品質要求。且由於主事者對刊刻版式明確的要求，《徑山藏》早期刊本風格樣式較穩定一致。刊本每半葉 10 行，每行 20 字，書口上方分別刻有「經、律、

■

¹⁰ 南炳文、何孝榮，《明代文化研究》，頁 390-391。

¹¹ 參考郭孟良，《晚明商業出版》，頁 114-115。

¹² 黃永年，《古籍版本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 年，頁 129-130。

¹³ 參考來新夏，《中國古代圖書事業史》，頁 183-185。所謂「黑口本」，即用於書籍裝訂，在版面中心，上下設計「雙魚尾」，可用來對折書頁的標準點，以此「對折的中線」正好處在方冊本的「開合的一邊」，所以稱「書口」或「黑口」。參見黃永年，《古籍版本學》，頁 53-55。

¹⁴ 楊玉良、刑順嶺，〈《嘉興藏》整理記〉，《文獻》19，1983 年，頁 201；王靜，〈《嘉興藏》的雕版刻工研究〉，河北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2016 年，頁 14。

論」等字，表示經、律、論或支那撰述之部類；¹⁵版心中間，列有經名與卷數，或單有卷次的葉數；書口下方，刻有千字文並列出序號一至十，以為葉面的順序，書口下方或有墨釘、重修者姓名、重修年代、刻工姓名。而邊框與行款不盡相同，大多為四周雙邊、白口、無魚尾。

到了中晚期《徑山藏》的刊本則有多種版式，有每半葉 5 行，每行 10 字；或每半葉 6 行，每行 16 字；或每半葉 7 行，每行 16 字。特別後期所刊刻的典籍，版式變化更大，例如版面的四周邊框，保留上方空白格作為眉批、題評使用；有「點板」標注，作為強調重點內容標記或分段斷句形式；部分典籍增加了「附屬文獻」，舉凡目錄、凡例、序跋、刊記、舉音釋義等。¹⁶這些刊本的多樣性，看似民間經坊不拘一格的自由彈性，實則涉及刻藏後期入藏標準的寬鬆，使不少刻藏經坊外所刊刻的典籍紛紛收入藏經。後期版式的多樣變化，與主事者對刻書的規範要求有關，與刻藏地點的分散管理有關，亦涉及社會資源的供需分配因素。然而，這些特殊的版式設計，也是反映消費需求，為了幫助讀者進行閱讀，而有不同的閱覽表達方式。

又、正藏部分所刊刻的經論典籍，多為刻匠精心寫刻的精刻本，版式較為規範。但在後來的續藏、又續藏典籍，部分參雜著手書抄本，諸篇序跋乃至文本內容中，有作者或請名家手寫書樣上板，手寫抄本帶有個人特色的筆風，可讓人領略明清佛典書寫字體的藝術美，而更能表現明代印刷術的造詣，則反映在書籍的版刻繪圖。

■

¹⁵ 每半葉十行、每行 20 字的這種版式，為後來的刻經包括金陵刻經處、揚州刻經院提供了仿照的樣式，參見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年，頁 506。

¹⁶ 關於《徑山藏》版刻特徵詳細內容，可參閱王靜，《《嘉興藏》的雕版刻工研究》，頁 11-12。

3. 版刻繪圖

明代圖書業隨著成熟的印刷術，紛紛流行附刻圖繪，自萬曆後「幾乎無書無圖」。¹⁷《徑山藏》古籍各函第一冊的卷首，可欣賞到繪刻有精美的佛尊像。正、續、又續藏各函的繪圖，有多樣的圖像，包括釋迦佛與二比丘像、如來說法圖，此外，也有自宗先師先德的法像等，人物刻畫頗為生動細緻。從信仰角度來說，意味著佛教徒對於經典的莊嚴敬重，從藝術角度來看，圖文並茂的頁面，除了顯示印刷工藝的進步，也傳達版刻的視覺美感。

日本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曾就所藏《嘉興藏》古籍進行調查，研究報告第一部分是關於所藏《嘉興藏》的形態和特徵，其中由吉川太一郎所寫第四章「扉圖」，盤點指出有 171 張繪圖，共分成八類：釋迦二比丘相、釋迦三尊相、如來說法圖、釋迦準提相、西方淨土圖、韋馱天相、比丘童子相、祖師先德相等，其中「釋迦二比丘相」有 129 張圖，佔超過半數。¹⁸而大陸後出的重輯版《嘉興藏》，較東大本收錄有更多新發現典籍，有更多繪圖可供賞析和研究。

此中耐人尋味的是，將彼時尚在人世的禪師或居士的圖像，繪刊入當時的大藏典籍中，這確實是以往藏經所未有的現象。例如《淨土資糧全集》有沈廣近所撰的〈複真居士像贊〉，《龍舒增廣淨土文》有〈念佛立化龍舒王居士像〉並有〈像贊〉。¹⁹如以經典崇拜的現象來思考，固然這些重要人物的畫像視同古聖先賢予以尊崇禮敬，這是無可厚非的，但

¹⁷ 引自來新夏，《中國古代圖書事業史》，頁 184。

¹⁸ 參見吉川太一郎，〈扉繪〉，《東京大学総合図書館所蔵嘉興大藏經》 目録と研究 2，東京：東京大學，2010 年，頁 62-75。龍牌記與蓮牌並沒有單獨列出一類，是隨同該部典籍的繪圖編號。

¹⁹ 〈念佛立化龍舒王居士像〉，見王日休，《龍舒增廣淨土文》，《徑山藏》冊 148，頁 201。

這些中土著述在當時不過是送入經坊、隨著大藏經流通的藏外典籍，試想當這些典籍全請回寺院供奉於藏經閣中，將所有典籍全視同大藏經，以對待聖典的態度一視同仁地崇敬禮拜，要如何理解這「佛教文獻聖典化」的現象？在此先不細究，然而就晚明佛教居士信仰的影響力，這是不可忽視的現象。以上從形式角度來看這部藏經，而就內容來說，這部藏經究竟有哪些收書以其編目情況，也是需要了解的。

（二）目錄結構體裁

這部藏經在流通過程中留下多種目錄，並有近代學者和圖書館的整理目錄，這些是研究《徑山藏》編輯收書的重要基礎資料，以下就編目結構進行說明。

1. 《畫一》目錄

這部藏經長達兩百多年的刊印歷程，刻經地點擴散各處，經坊流通處在不同時期陸續回收這些分散各地的完刻經版以及印好的經本，典籍逐漸擴增，編刻目錄亦隨之更動，且由於清雍乾時期的查書、禁書政策，收錄藏經的典籍因而增刪調整。因此，請經目錄持續更動，而有不同版本的《經值畫一》（請經價目表，以下簡稱《畫一》）。

韓錫鐸先生等人在整理編印重輯版《嘉興藏》過程，將收集到多種《畫一》進行子目著錄、比對，同時到各地考查存世的刊本，查對其中書目，推判《徑山藏》收書內容不超出民國九年北京刻經處《畫一》、《行素堂目觀錄》之《畫一》、故宮《畫一》，以及北大圖書館所藏清嘉慶《補刻嘉興楞嚴寺藏經目錄》等四種《畫一》目錄，他認為「沒有從始刻至止刻的目錄，也從來沒有印行過從始刻至止刻的全藏」，各地流傳現存刊本不盡相同，因此提出《徑山藏》變動的性質。²⁰

■

²⁰ 韓錫鐸，〈《嘉興藏》各本異同略述〉，《文獻季刊》2，2008年，頁181-183，引

現存四種《畫一》，依據名稱、館藏地、編印年、函數等簡列如下：²¹

表一：四種《經直畫一》目錄整理表

	目錄名	簡稱	館藏地	編年/翻印年	函數		
					正	續	又續
1	民國九年北京刻經處《經直畫一》	康熙本翻刻一	遼寧省圖書館藏、東北師範大學	康熙十六年/民國九年	210	90	43
2	《行素堂目覩錄》之《經直畫一》	康熙本翻刻二	中山大學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	康熙年間/光緒十一年	211	94	43
3	故宮《經直畫一》	雍正本故宮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	雍正年間/無	211	95	47
4	清嘉慶《補刻嘉興楞嚴寺藏經目錄》	嘉慶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	嘉慶年間/無	211	95	47

現存的這四種《畫一》，內容屬性不盡相同。編號 1《畫一》是請經價目表，編號 2《畫一》為康熙年間藏經樓的目睹藏書編目，編號 3《畫一》是清雍正年間進呈整部藏經入藏皇宮的書目，編號 4《畫一》是清嘉慶年間經坊準備補刻的書目。這四部《畫一》，其中以編號 4《畫一》所羅列的書目較多、全面而完整。而韓先生僅就中國內地所流傳的幾種經目進行考察，但還需考慮旁徵日本學界的調查報告、近代圖書館的藏書目以及學者的研究調查，既存的《徑山藏》整理目錄，有如下書目資料可供參考：²²

II

文見頁 182。本文所指「重輯版《嘉興藏》」即為嘉興藏（徑山藏）整理出版委員會編，《嘉興藏（徑山藏）重輯簡介》，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年。

²¹ 參考王蕾、韓錫鐸，〈從遼圖藏本認識《嘉興藏》〉，《中國典籍與文化》68，2009 年，頁 69。

²² 編號 3 至 14 之目錄是參考《東京大学総合図書館所蔵嘉興大藏經目録と研究》，

- (1) 清《行素堂目覩錄》，光緒十一年（1804）²³
- (2) 清嘉慶《補刻嘉興楞嚴寺藏經目錄》（1802）
- (3) 北京刻經處《嘉興藏目錄》，民國九年（1920）²⁴
- (4) 〈藏版經直畫一目錄〉收於《昭和法寶總目錄》卷二（1929）²⁵
- (5) 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印《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增訂本（二）》〈子部・釋家類・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1967）
- (6) 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印《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四）釋家（彙編）・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2000）
- (7) 修訂中華大藏經會《中華大藏經》首冊〈嘉興正藏、續藏、又續藏目錄〉（1968）
- (8) 野口善敬〈江南山默林寺所藏嘉興大藏經目錄〉《江南山默林寺所藏典籍・文書總合目錄》（2000）

■

頁 77-79。編號 1 與編號 2 目錄為筆者由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古籍室閱讀刊本，只有編號 8、13、14 目錄筆者尚未見到。

²³ 此為朱記榮於光緒乙酉年在朱氏槐廬家塾藏書所見列冊之目錄「竊就目及所見重輯是編仍以甲乙為次，分為十冊」，在壬編的第九與十冊，即為「行素堂目睹書錄藏經」。朱記榮輯訂，《行素堂目覩錄》，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清光緒十年刻本。

²⁴ 此目錄條列正藏、續藏、又續藏每部典籍之函號、千字文、卷數、本數，並逐目標價，不過又續藏第十二函之後有目而未列價格。記載正續藏價格，是順治十六年訂定奉憲減價批示康熙十六年公定流通價格。此目錄條列正藏、續藏、又續藏每部典籍之函號、千字文、卷數、本數，並逐目標價，不過又續藏第十二函之後有目而未列價格。記載正續藏價格，是順治十六年訂定奉憲減價批示康熙十六年公定流通價格。《嘉興藏目錄》，北京刻經處民國九年刻本。

²⁵ 此為「北京刻經處本」之重印本而刪去標價。《藏版經直畫一目錄》，收入高楠順次郎編《昭和法寶總目錄》，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9 年初版。

- (9)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宋版磧砂明版嘉興大藏經分冊目錄分類目錄總索引》(1988)
- (10) 方廣鋁編《(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嘉興藏目錄》(2000?)²⁶
- (11) 中嶋隆藏〈嘉興大藏經目錄三種對照表〉(同氏編《明万曆嘉興藏の出版とその影响》)(2005)
- (12) 近江八幡市教育委員會文化振興課編《称名寺万曆版一切經調查報告書》(2002)
- (13) 總本山長古寺文化財等保存調查委員會編《豐山長古寺拾遺・第四輯之二・明版一切經》上下(2008)
- (14) 駒澤大學圖書館藏《大明三藏聖教目錄》《明版大藏經續藏又續藏目錄》
- (15) 何梅著《歷代漢文大藏經目錄新考・《嘉興藏》目錄校釋》(2014)

以目錄為門徑，發掘《徑山藏》的內涵，還須從就刊行過程中流傳的多種《畫一》、近代學者整理目錄與實存刊本加以比對，了解這部藏經的體裁與實際存目。

2. 編目分類結構

早期主事者密藏道開等謀劃刻藏作業時，制訂了一系列的刻藏方

■

²⁶ 如果這份目錄與章宏偉所述的故宮博物院內部油印本〈故宮博物院藏《嘉興藏》目錄〉相同的話，則有目錄與實際《嘉興藏》館藏不相符合情況，據悉在楊玉良先生編目時，因有些函冊已黴爛揭不開，為使目錄較完備，參考其他目錄作少許增錄，出現「有目無書」的情況，卻沒說明，減低這份目錄的學術參考價值。見章宏偉，〈故宮博物院藏《嘉興藏》的價值——從《嘉興藏》學術研究史角度來探討〉，頁 541-542。

案，以《藏逸經書標目》，為收書取捨的標準；²⁷並有《刻藏規則》為雕刻經版的作業辦法；有《校訛書法》，作為書本校對判准；並以《刻藏凡例》作為編藏的依據，規範編目的基本原則。他們認為這部新編的藏經目錄應仍應採舊藏的編排方式，以明代《北藏》為底本，依經、律、論、西土聖賢撰集、此方著述等先後順序編排。在經、律、論部分，應依大小乘先後次第排列，大乘部經典應依天台五大部排列，經論並依單譯、重譯、宋元續入典籍等次類排序。²⁸

就藏經整體結構，大致分為正藏、續藏、又續藏三大類，以下根據《畫一》目錄羅列出這部藏經的編目分類結構，如下：

表二：《徑山藏》編目分類結構表

正藏	大乘經	般若部
		寶積部
		大集部
		華嚴部
		涅槃部
		五大部外重譯經
	小乘經	阿含部
	大乘律	
	小乘律	
	大乘論	
	小乘論	
	西土聖賢撰集	
	此土著述	
	北藏缺南藏號附	

II

²⁷ 《藏逸經書標目》，CBETA 2021, B14, no. 84, pp. 439a11-447a10。

²⁸ 參見《刻藏凡例》，《徑山藏》目錄冊 4，頁 41；以及何梅，《歷代漢文大藏經目錄新考》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年，頁 112-113。

續藏	經疏
	論疏
	此土著述
又續藏	(未分)

以現存實體的重輯版《嘉興藏》來查對這部藏經的編目，會發現細部結構「大乘經五大部」的分類順序，並非按照原先規劃天台五大部的編排構想，實際上是以般若、寶積、大集、華嚴、涅槃等五大部先後排列之。又、目錄編排結構，分成四大類：正藏、續藏、又續藏、拾遺。正藏的特點，是將《北藏》後期補刻續入藏的中土著述典籍直接編入正藏中。續、又續藏，則收有大量明清中土著述，特別是明清禪宗典籍，而後來各地新發現的孤本典籍，則在新列的拾遺類。²⁹

上述《徑山藏》的刊本型態，反映出晚明鼎盛的印刷出版業對於佛教文化發展的促進，而《徑山藏》的目錄分類結構，雖保有以往經律論三藏的編排形式，但由於這種不斷收錄中土撰述典籍、隨刊隨印的特點，不僅形式多樣性，內容早已超脫原先三藏的範疇，早期的刻藏方案、編目收書的構想，較之後來傳世的《徑山藏》典籍，有著一定程度的理想與現實的差異。

二、當代傳世的《徑山藏》典籍

據相關研究報告，目前尚有近乎全藏《徑山藏》古籍見存於中國、

■

²⁹ 參見《嘉興藏總目錄·索引》，民族出版社，2008年。拾遺一類的新發現禪籍，見如上目錄頁122-125。

日本和台灣，³⁰也有零散孤本流傳至韓國、³¹越南。³²基本上，流通至中國各地的藏經典籍，在正藏部份的典籍數量大致相同，而續藏、又續藏的內容則差異頗大，少數典籍內容和內部結構甚至有不同刊本的異動。³³

然而，以這部藏經隨刊隨印的性質，當我們要明確指出《徑山藏》所流傳下來的典籍到底有多少，是很難明確說出具體的數量，特別是卷數的統計，涉及流傳至各地館藏的保存與記錄情況，所統計記載的經目相當複雜：某些典籍經由編刊者將各卷畫分「上、下」；也有典籍在一卷之中細分為「之一、之二」；也有以「捐刻單位」作為分「卷」標準。這可能是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編刊時，主事者對於卷次單位有不同的考量，因此刊刻種類、數量的累計是件相當複雜的事。

不過，根據何梅女士的歷代漢文大藏經目錄比對考釋，她統計《徑山藏》收經，就現存的典籍總計 2241 部，合 11612 卷（或 11952 卷），另有不分卷的總目錄一部，大致為我們提供可依循的參考數據：³⁴

正藏，收經共 1661 部，7771 卷（或 7923 卷）

續藏，收經共 274 部，1955 卷（或 2095 卷）

■

³⁰ 流傳至日本的情況，可參考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大藏經の輸入〉，《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京都：同朋舎出版，1984 年，頁 425；野沢佳美，〈江戸時代における明版嘉興藏の輸入状況について〉，《立正史学》119，2016 年，頁 77-99。

³¹ 流傳至韓國的情況，可參閱 Lee Jong su，〈조선 후기 가흥대장경의 復刻〉，《書志學研究》56，2013 年，頁 327-352。

³² 流傳至越南的情況，可參閱李貴民，〈越南所藏明清佛教文獻初探〉，《佛光學報》6：1，2020 年，頁 279-320。

³³ 參見嘉興藏（徑山藏）整理出版委員會編，《嘉興藏（徑山藏）重輯簡介》，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年，頁 30。

³⁴ 何梅，《歷代漢文大藏經目錄新考》，頁 111-118。所統計的收書數量與韓錫鐸先生於重輯版《嘉興藏》所統計的數量略有不同。

又續藏，收經共 243 部，1333 卷（或 1380 卷）

拾遺，收經共 63 部，553 卷（或 554 卷）

（一）傳世的《徑山藏》古籍書冊

目前各地所藏《徑山藏》古籍，以北京故宮博物院與臺灣國家圖書館所藏較為全面良好。依據臺灣國家圖書館的善本書目，記錄「嘉興楞嚴寺方冊藏經」，收書編目結構為：大乘經般若部、寶積部、大集部、華嚴部、涅槃部、五大部外重譯經、單譯經、小乘阿含部、單譯經、宋元入藏諸大小乘經之餘、小乘律、小乘論、宋元續入藏諸論、西土聖賢撰集、此土著述、續藏經（又續藏、未入藏附）計有 9975 卷，2241 冊，1934 部古籍。³⁵

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徑山藏》古籍又比臺灣國家圖書館多出兩百多部，更為完整。楊玉良先生早年調查結果指出故宮所藏的這部藏經為「明萬曆七年至康熙四十六年刻」（1579-1707），清順治十七年至雍正年遞修本，³⁶根據故宮博物院所收的雍正年間《故宮·經直畫一》，學者研究，故宮藏本的經函卷數如下：

表三：故宮藏《徑山藏》古籍數量

正藏	211 函	1665 種	7829 卷
續藏	90 函	253 種	1900 卷
又續	43 函	217 種	1159 卷
首函	1 函	3 種	
總計	345 函	2138 種	10888 卷

■

³⁵ 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輯，《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臺北：國家圖書館，1986 年，頁 707-824。

³⁶ 楊玉良，〈故宮博物院藏嘉興藏初探〉，《故宮博物院院刊》3，1997 年，頁 13。

韓錫鐸先生等人在重輯影印這部藏經過程中，訪查中國各地保存的刊本，發現：北京圖書館、臺灣中央圖書館、雲南省圖書館、首都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³⁷浙江大學圖書館、四川省圖書館、廣西壯族自治區圖書館、湖南省圖書館、青海省圖書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重慶華嚴寺、³⁸金陵刻經處等地，還保存藏有數量不一的零散孤本。此外，寺院的藏經樓和圖書館，如西園寺藏經樓藏有數量頗豐的《徑山藏》刊本，徑山寺圖書館近年也陸續徵集收購不少《徑山藏》刊本，然並非全藏。

（二）重輯版《嘉興藏》未竟之功

一部藏經是否受到學界重視，通常與其是否普及，且以現代出版形式提供讀者便於研讀使用的書冊發行有關。³⁹早期學界慣用新文豐版《嘉興藏》進行研究，但由於此編藏的選輯方針，只是精選部分前歷代大藏經所未收錄的典籍。正藏有 10 冊，選書 161 種；續藏及又續藏共 30 冊，收書 497 種。共計 40 冊，658 種典籍，除去已見《磧砂》《宋藏遺珍》而缺本補入駒本及單行本出版，側重在續、又續藏的禪宗典籍，但無法窺見全藏的整體樣貌，⁴⁰迄至重輯版《嘉興藏》出版問世，為學界全面

³⁷ 遼寧省圖書館《嘉興藏》館藏，經過盤點共計有 1296 種，6519 卷，有三種以上的來源，並有不少複本。王蕾、韓錫鐸，〈從遼圖藏本認識《嘉興藏》〉，《中國典籍與文化》68，2009 年，頁 67。

³⁸ 據該寺圖書館員曾元超表示，寺內所藏《徑山藏》古籍，為康熙十九年川東巡憲王孫蔚出資，由當時華岩寺住持聖可和尚派人前往江南奉請印之藏經，於康熙辛酉抵山。因鼎革兵燹，文物幾度流離散失，寺內現存《徑山藏》一千七百九十餘冊，經書年久蟲蛀毀損嚴重，已列入國家珍貴古籍名錄。

³⁹ 藍吉富，〈略論嘉興大藏經的特色與史料價值〉，頁 257-258。

⁴⁰ 1986 年新文豐出版公司選本影印出版《明版嘉興大藏經》，共 40 冊，正藏有 10 冊，選書 161 種，續藏及又續藏共 30 冊，收書 497 種，共有 658 種典籍，除去已見《磧砂》《宋藏遺珍》而缺本補入駒本及單行本出版，側重在續、又續藏的

研究這部藏經開啟了方便之門。⁴¹

編委會宣稱重輯版《嘉興藏》是參考《畫一》子目進行編目，以故宮博物院藏《嘉興藏》為底本，並徵集各地藏本，包括各地所藏的刊本，發現某些是故宮所缺典籍就以其他館藏地現存的刊本來補缺，待典籍匯集後進行掃描複印。⁴²因此，這部藏經的編輯方針，並非僅依據某一本《畫一》子目，而是盡可能匯集現存刊本進行編印，因此學界也將《嘉興藏》認為是二十一世紀百衲本大藏經。

這部藏經的編印，編委會考慮保持書籍原來樣貌，依照原編排裝訂方式與原開本大小，採用線裝本形式影印出版，收錄典籍分為正藏、續藏、又續藏、拾遺等四部分，依千字文編冊，共有 380 函，2294 種，2586 冊，11392 卷，如下：⁴³

1. 正藏 211 函，1430 冊、收書 1684 種，7598 卷。
2. 續藏 93 函，647（644）冊、收書 285 種，1930 卷。

■

禪宗典籍。《明版嘉興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 年。

⁴¹ 重輯版《嘉興藏》是由民間業者姜錫慈先生發起整理與影印出版《嘉興藏》，與民族出版社合作，註冊「北京慈航經典『徑山藏研究中心』」，委請瀋陽韓錫鐸先生、王清原女士負責版本收集整理，歷經十載，民族出版社出版發行。參見《嘉興藏（徑山藏）重輯簡介》，頁 15-20。

⁴² 編輯出版過程可詳見《嘉興藏（徑山藏）重輯簡介》一冊，頁 28-46。

⁴³ 嘉興藏（徑山藏）整理出版委員會編的《嘉興藏（徑山藏）重輯簡介》一冊與《嘉興藏（徑山藏）總目錄》兩冊，見嘉興藏（徑山藏）整理出版委員會編，《嘉興藏（徑山藏）重輯簡介》，頁 4；嘉興藏（徑山藏）整理出版委員會編，《嘉興藏（徑山藏）總目錄》，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年。與韓錫鐸先生〈重輯《嘉興藏》及未盡事宜〉所載收書數量略有不同，本文以實體書為主，採前者所列。參見韓錫鐸，〈重輯《嘉興藏》及未盡事宜〉，收入釋法幢主編《大藏經的編修·流通·傳承——《徑山藏》國際學術研討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 年，頁 374。

3. 又續藏 46 函，327 冊、收書 244 種，1217 卷。
4. 拾遺 27 函，172 冊、81 種，647 卷。
5. 首函 1 函 4 冊。
6. 重輯尾函總目錄 1 函 3 冊(另有 36 種待訪書目，附在總目錄後)。
7. 重輯文集暨功德函後記 1 函 3 冊。

未盡理想的是，由於部分古籍原稿「字跡筆劃不清，墨色深淺不一」，複印效果不佳，因而在數位化時，部分典籍頁面採用人工修補方式，「將模糊不清的筒頁前口字全部掃描換補」，並且對有問題的文字，「墨色太清、缺筆少劃的文字，在確認不出差錯的前提下，儘量加以描補後再進行計算機掃描」，但這些經過修補、更動、替換的文字，並沒有留下校勘記錄。因此，嚴格來說這並非只是單純的原物重現或完全依實際原物影印，而是經過修版後的印本。⁴⁴

再者，在這套藏經的目錄並沒有注明徵集典籍的出處來源，部分典籍不清楚版本來處，故難以明確界定《徑山藏》收書範疇，存在研究的侷限。如以「善本」標準來衡量，學者難免會認為這並不是大藏經中最好的版本，然而，這部藏經更側重的是在文獻史料的保存價值，而不在版本價值。不管如何，編藏大德的努力功不唐捐，藏經古籍刊印集成之劬勞，起到古籍保存再現之德用。⁴⁵

■

⁴⁴ 韓錫鐸，〈重輯《嘉興藏》及未盡事宜〉，頁 371-375。

⁴⁵ 例如韓錫鐸先生於 2015 年 5 月 9-10 日徑山寺主辦之「徑山藏國際學術研討會」中表示：「在他擔任中山大學圖書館長期間，藉由此條件能夠較順利搜尋各地孤本，故能實現重輯影印《嘉興藏》之願，但他認為此一《嘉興藏》版本仍有一部份典籍因各種原因未被收錄，未盡之處也有一些線索，希望可以給未來《徑山藏》的編輯提供線索與經驗。」

（三）國家圖書館《徑山藏》編印

時隔八年，國家圖書館出版《徑山藏》，有諸多因緣促成。首先，重輯版《嘉興藏》總目錄·索引末後所檢附「待訪書目」共有 36 部，指出還有多部典籍未收入大藏，這給日後續編大藏經提供了方向與線索。⁴⁶而由於重輯版《嘉興藏》三百八十函浩浩巨帙，在今日顯得造價貴而難以廣為流通，函裝煌煌二千五百多冊的線裝書籍，偏向典藏價值，翻閱書籍則發現線裝書不若簡裝書冊來得便捷，不貼近今人的閱讀習慣。再者，在重新編印過程中，也發生了少數書頁前後錯置之缺失。因此，為了改正原有的缺失，並推進《徑山藏》的研究，滿足使用者需求，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組織編委會，重新搜集整理典籍，委託華典偉業公司進行編印工作，採用精裝書冊形式，使書籍價格降低，法寶更廣為流通，於 2016 年 12 月出版《徑山藏》。

為了解這部藏經收錄的文獻內容與史料價值，筆者多次拜訪出版社進行調研，據主管口述，重輯版《嘉興藏》發行之前，故宮博物院曾經整理出二十多函《徑山藏》古籍，因被水浸泡過沾黏不堪翻閱，故未收在重輯版《嘉興藏》。後來這些典籍經過專業修復後，故宮翁連溪、江英及天津圖書館李國慶主任等幾位專家建議新增這些典籍重編入藏經，為免遺珠之憾，再次全面搜集尚未收入藏經的刊本，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編印新版《徑山藏》。⁴⁷

2013 年開始展開編輯工作，從國內各大圖書館、高等院校等處調研，以五年時間收集整理《徑山藏》資料，徵集了大量原始文獻。這部藏經之所以定名為《徑山藏》，是基於這些收集於各大圖書館的刊本自

⁴⁶ 待訪書目，參見重輯版《嘉興藏》總目錄·索引，頁 127-129。

⁴⁷ 參見李國慶等主編，《徑山藏》230 冊（含目錄 4 冊）。

民國時期以來所登錄的書目皆以《徑山藏》為名，編委會經過多次討論，採納顧問學者意見而定名《徑山藏》。內容上以重輯版《嘉興藏》為底本，再增補新發現的刊本，而在排版與裝幀形式，考慮保持典籍原貌的基礎上，調整為書冊形式，更正原來的錯誤，並增補了駒澤大學藏本的牌記內容。

編輯部從北京大學圖書館、天津圖書館、首都圖書館及民間私人收藏家發現收集到為數不少的刊本，皆是「諸藏未收」的珍稀版本，而且從新文豐版《明版嘉興藏》增補了重輯版《嘉興藏》所沒有的不同版式、不同刊本的十六部典籍內容。筆者比對，新版《徑山藏》較重輯版《嘉興藏》，增補了 89 種新經籍。編輯部表示倘若加上各經籍所增加的附錄內容計算在內，則有 2656 部典籍，如此計算方式，則新增補了 168 種佛典。例如《雲棲法匯》，實則將 32 種佛典彙集一起為一部佛經，而列為一種書目。⁴⁸（詳見附錄：《徑山藏》新增補遺書目）

《徑山藏》全套叢書，加上目錄 4 冊，總共有 230 冊，近一萬三千多卷典籍，依筆者統計收錄佛經 2329 種。為了讓讀者便於檢索所有書目，編輯部編製了目錄四冊，提取各部典籍的前四層標題，標明層級關係，分編成目錄，可達到提綱挈領的作用。先前的重輯版《嘉興藏》，目錄分類編有正藏、續藏、又續藏與拾遺等四部分，並在各函套上明顯標示。而在新版《徑山藏》的目錄系統，僅在凡例中說明：「『正藏』為 1-124 冊，『續藏』為 125-176 冊，『又續藏』為 177-203 冊，『拾遺』為 204-226 冊」，書冊中取消了此分類標記，因此，不容易看出典籍的所屬分類以及原有各函內的典籍的相互關係。⁴⁹

II

⁴⁸ 此附錄書目，感謝華典文化公司所私下提供的兩份電子文件：〈嘉興藏〉 圖書館補遺部分內容〉與〈《徑山藏》全部目錄簡目〉進行比對整理。

⁴⁹ 引文參考李國慶等主編，《徑山藏》目錄冊 1，凡例頁 1。

明。⁵³根據出版編輯部所提供資料，出版書籍的冊頁如下表：

表三：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徑山藏》簡表

	《徑山藏》	《徑山藏所載牌記資料彙編》	《徑山藏所載序跋文獻彙編》
冊數	230 冊（含目錄索引 4 冊）	19 冊（含目錄索引 1 冊）	8 冊
頁數	147128	11440	4529
收錄情況	收錄佛經編目 2331 種，加入附錄，共收佛典 2656 種。近 13000 卷，其中有五百多種是首度入藏，有三百餘種是其他大藏經沒有收錄的。	牌記數量有八千多條，涉及佛經題名將近兩千條，人名五千餘條，地名百餘條。	涉及序、跋、疏、引、緣起等類文獻四千七百餘篇

三、《徑山藏》文獻特色與史料價值

由於《徑山藏》是中國古代刊印規模最大、收錄文獻最豐富，且是中國宋代至清代之間收書最多的一部大藏經，具有刊刻最久、傳播最廣的特點，學者譽為「佛典史料寶庫」，故這部藏經的史料價值與文獻特色，即體現在獨特的收書內容與傳世史料。

（一）續藏又續藏之典籍特色

近代佛學大家湯用彤曾云：「研究我國佛教之依據，首重譯本；搜求我國佛教之思想，則當研前賢撰述」，⁵⁴而《徑山藏》與其它大藏經的不同特點，正如何梅指出「明《徑山藏》對於歷代漢文大藏經的貢獻，

■

⁵³ 紀華傳等主編，《徑山藏所載序跋文獻彙編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 年。

⁵⁴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395。

最顯著的是其續藏、又續藏新增了大量中國僧人的著述」，⁵⁵這些當時撰述的明清佛教文獻，可作為今日研究明清佛教、明末以來的禪宗史或相關社會史的豐富參考材料，對於佛教思想史的研究有重要的意義、價值。

續藏、又續藏所收錄的中土著述，大致可分為禪宗典籍、一般佛教著述、儀軌、其他等類。進一步詳細分類，有經典注解、各宗派著述、人物傳記、僧人詩文集、辭典工具類書、宋元明清的僧人語錄文集、雜著、密咒法術修持等，包含各類與佛教有關的文獻，其中又以禪宗類典籍數量最多。⁵⁶

1. 禪宗類著述

《徑山藏》的續藏、又續藏中所收錄的典籍，禪宗典籍佔一半以上份量。經統計至少收有禪師語錄 338 部，再加上正藏的 9 部禪宗語錄，則共約有 347 部。如放寬以禪宗典籍的屬性來檢視所收入典籍，加上傳燈錄 20 部及其他禪師詩文等相關禪籍 47 部，則禪宗類著述多達約 414 部之多。這些禪籍是否有共通的特點？這部藏經為何收有如此多的禪門著述？大致刊印的時間，是需要考察的。

由於十七至十八世紀初禪宗語錄的出版形成一股風潮，涉及到溯源本真的中華文化理念，法脈法嗣地位的代表，保持宗門的法脈傳統。當一位禪僧接受付法、獲得法卷，明確譜系後開始傳法，並刊行語錄以為「禪悟體驗成就的證明」，從而樹立自身的佛教地位，但相對來說，以具有文學修養的語錄刊行，也反映著教界評判一位禪師的合格標準。⁵⁷

■

⁵⁵ 何梅，〈明《徑山藏》正藏部分收經的特點和目錄存在的問題〉，收入釋法幢主編《大藏經的編修·流通·傳承——《徑山藏》國際學術研討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 年，頁 154。

⁵⁶ 翁連溪，〈故宮藏《嘉興藏》〉，《紫禁城》，1999 年，頁 47。

⁵⁷ 參見吳疆，〈黃檗僧東渡斷絕考：十八世紀江戶幕府的唐僧招請〉，《黃檗宗與十

晚明清初的禪林，多屬於臨濟宗楊岐脈，以天隱圓修（1575-1635）的磬山派、密雲圓悟（1566-1642）的金粟派、漢月法藏（1573-1635）的三峰派展開的學修中心，為明清佛教禪宗的復興扮演著關鍵的角色。特別密雲圓悟與漢月法藏師徒兩人所引發臨濟宗旨之爭，是明清之際一段著名且重要的禪門公案，甚至引發後來雍正皇帝（在位於 1722-1735）的干預，僧諍事件下，隱含著當時教界對法脈系譜的重視，燈錄的編纂，是明清之際禪僧所關心的重點，因此可以得知《徑山藏》何以有為數不少的燈錄典籍。

查閱明清禪師語錄，編輯者大多是禪師的嗣法門人、侍者、法門師兄弟、法孫或少數是書記所編輯記錄。檢索《徑山藏》目錄，發現所收錄的禪師語錄，多列有卷、篇、章、節等三、四層書目，目次多有著相類似的敘事結構，如上堂、普說、小參、上堂、小參、示眾、機緣、拈頌、偈語、佛事、雜著、書問、法語等。而且從這些禪籍的助印刊刻，禪籍的入藏，顯示某些傑出禪僧的影響力，某方面也呈現區域宗派教團的發展實力。當我們細數《徑山藏》收入如此多的禪宗典籍，不可不謂為另一波「文字禪」的興起，這些禪籍反映出禪宗特有的俗語言特性，有禪門師徒之間機鋒對答、請益問法、士大夫請住持禪僧上堂說法，禪師藉由公案說法引領學人參究，間接保留大量口語資料。這種禪門所形成的獨特又鮮明色彩的語言觀，對學界研究現代漢語和中國語言學的發展有重要的貢獻，也是語言學研究值得重視的資料。⁵⁸

再者，《徑山藏》其他相關禪籍，有禪僧的詩文集、頌古、圖頌、傳記等，也有以佛教文學書寫方式，自然親切地反映出明清禪林的生活

七世紀的東亞文化交流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灣大學文學院日本研究中心主辦，2015 年 10 月 2 日，頁 52-71。

⁵⁸ 孫昌武，〈佛教對中國語言和語言學的貢獻〉，收於氏著《佛教：文化交流與融合》，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 年，頁 351。

樣貌，例如語錄中列有「茶話」篇，藉由禪門儀規中的普茶開示大眾法語，是這個時期禪籍的特色。以及《夢庵格禪師語錄》雜偈中，以筍生動地描寫山僧閒逸的山居生活，有 25 首詩，包括詠筍、尋筍、護筍、掘筍、剝筍、蒸筍、食筍、買筍、賣筍、送筍、冬筍、早筍、春筍、新筍、鮮筍、淡筍、鹽筍、熏筍、蓬筍、幹筍、苦筍、槽筍、燕來筍、哺雞筍、芳竹筍。另外，〈農僧貫珠偈〉有耕田、下種、插秧、車水、培料、禾熟、刈獲、登場、歸倉、碾米、粥飯等詩偈 12 首，充分體現清初禪僧農禪並重的修行生活形態。⁵⁹

2. 注釋及文集

在《徑山藏》續藏、又續藏的典籍，有一類為數頗豐的經典注解與文集創作。從清嘉慶《補刻目錄》所提供的書目資訊，經典注解類有《華嚴》、《法華》、《楞嚴》、《楞伽》、《圓覺》、《金剛》等佛典，接著是經典修持感應類、懺法儀軌、戒法律儀行持、法相唯識宗注釋典籍、淨土宗類著述、其他論典注解。還有史傳類典籍、早期主持刻藏的紫柏與憨山大師文集等。

經典注釋類典籍，有《相宗八要解》、《金剛經纂要刊定記》、《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刊定會編》、《心經說》等書。⁶⁰這些當時佛教僧徒所撰寫的乃是隨著士人結社，營造互動的場域、講學的氣氛，在晚明知識分子掀起注解佛教經典的風潮，重視經典的學習與理解，特別萬曆時期由於皇室的支持，京城興起佛教義學講說，帶動典籍經論的閱讀，從他們的著作，可以看到注釋立場、佛學思想主張以及通潤佛經的特色。

■

⁵⁹ 清·性音等編，《夢庵格禪師語錄》，《徑山藏》冊 223，頁 534-537。

⁶⁰ 《相宗八要解》，《徑山藏》冊 147，頁 122-258；《金剛經纂要刊定記》，《徑山藏》冊 116，頁 221；《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刊定會編》，《徑山藏》冊 178，頁 545；《心經說》冊 144，頁 484。

經典的釋論作為宗教實踐的基礎，有時是為了建立教理立論的思想，也有在禪教融合的思想下，作為諸宗融會思想的解釋論著。經典注解，成為構建各宗思想的基本方式之一，對於經本以不同的思想解讀，在分歧思想的背後，對於自家門派進行系統化、正統性的論述，將自家門派的「宗義附會于解經」，但有時也會從「簡單化他者」中突出自家的地位。⁶¹龔雋以為：

大乘佛教經典與解經的不同學派之間存在一種辯證關係，即一方面是經典的權威為這些學派提供了合法性的根據，另一方面，經典中的許多思想又是透過不同學派思想家的解釋而被系統化。⁶²

例如《楞嚴經》的注解釋論，有華嚴、天台與禪宗三種系統，透過經典解釋過程，一方面賦予經典在中國佛教思想史的正統性地位，另一方面也在經典解釋中，認定自家的宗旨。《楞嚴經》的主體思想，以「常住真心為體」、「圓通妙定為宗」。因此，無論是華嚴的「真心緣起」，或者天台的「止觀正定」，思想的詮釋發揮都在經典疏解中，而確定自家的宗旨。

其次，《徑山藏》也不乏有會通三教、儒佛會通的僧人著作。例如俚亭淨挺禪師（1615-1684）的《漆園指通》是以禪解莊的代表著作，還有智旭《周易禪解》十卷、德玉《道德經順朱》二卷、憨山德清《莊子內篇注》七卷等典籍。⁶³其中，主張儒佛一致的吹萬廣真（1582-1639）

■

⁶¹ 龔雋，〈宋明楞嚴學與中國佛教的正統性——以華嚴、天台《楞嚴經》疏為中心〉，《中國哲學史》3，2008年，頁33。

⁶² 龔雋，〈宋明楞嚴學與中國佛教的正統性——以華嚴、天台《楞嚴經》疏為中心〉，頁33。

⁶³ 《一貫別傳》，收於《徑山藏》冊203，頁526-599；《漆園指通》，《徑山藏》冊182，頁530-584；《周易禪解》，《徑山藏》冊148，頁561至冊149，頁111；《道德經順珠》，《徑山藏》冊190，頁311-338；《莊子內篇注》，《徑山藏》冊178，

撰述《一貫別傳》五卷，標立儒宗、玄宗、釋宗，標舉出三宗所代表的經典，提取一章一句作義理的詮釋發揮，內容偏重以佛經思想詮解儒道，他認為儒釋道三教之理為三足鼎立，而「一中之旨，釋氏而歸之，老氏而守之，孔氏而貫之」，主要還是歸結於禪宗以會通三教一貫之理。此中可以窺見其經典詮釋方式與三教思想的發揮。

此外，僧人著述文集，如以作者名檢索《徑山藏》經目，會發現蕩益智旭大師的著作量頗豐，包括撰述、疏義、文句、注解、造論等，內容大致為經典注解、戒學與文集，計有 36 部，以作者身分高居首位。其次是弘贊，內容較多為律學受持與儀軌方面，計有 22 部。此外，曾為這部藏經的刻經坊主持者靈耀所編著的典籍，也發現至少 8 部。這些僧人撰述文集足以反映明清時期佛教修學方式與文學特色。

3. 儀軌類典籍

《徑山藏》收錄不少經典修持感應和儀軌類的典籍，反映當時佛教信仰型態。在感應錄方面，可見周克復所集《金剛經受持感應錄》、《歷朝華嚴經持驗紀》、《歷朝法華持驗紀》、《歷朝金剛持驗紀》、《觀世音持驗紀》。也特別地收錄密教經典儀軌，有員珂會譯《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會譯》、⁶⁴謝于教編《準提淨業》、⁶⁵項謙重鐫《大準提菩薩焚修悉地懺悔玄文》一卷、⁶⁶天溪受登集《準提三昧行法》一卷附本咒同譯、⁶⁷廣州寶象林沙門弘贊在慘輯《持誦準提真言法要》、⁶⁸弘贊會釋《七俱胝佛母所

II

頁 407-481；《一貫別傳》，《徑山藏》冊 203，頁 526-599。

⁶⁴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會譯》，《徑山藏》冊 142，頁 584 至冊 143，頁 184。

⁶⁵ 《準提淨業》，《徑山藏》冊 146，頁 512-554。

⁶⁶ 《大準提菩薩焚修悉地懺悔玄文》，《徑山藏》冊 145，頁 563-583。

⁶⁷ 《準提三昧行法》，《徑山藏》冊 192，頁 406-421。

⁶⁸ 《持誦準提真言法要》，《徑山藏》冊 187，頁 520-524。

說準提陀羅尼經會釋》等。⁶⁹關於《瑜伽集要焰口施食儀》，重輯版《嘉興藏》本，特別錄出另外分出緣由一卷，參考何梅的歷代藏經目錄考釋，區別有兩種不同刊本，別列為兩號經：不空所譯《瑜伽集要焰口施食儀》，不動金剛重集、清受登詮次《瑜伽集要焰口施食緣起》，分別收於《徑山藏》正藏以及拾遺類後的增補。⁷⁰以上，多部準提修持儀軌的典籍，典籍的序言中，詳述明清時期準提信仰在江南區域盛行的情況，有意思的是，而倡議發起刊印《徑山藏》的袁了凡居士，也是準提淨業的修持者。

（二）《徑山藏》的附屬文獻

隨著藏經的編刊，保留豐富的珍貴的史料，依據何梅女士考查，《徑山藏》的正藏，比起宋、元、南、北等其它四部藏經，還擴充豐富了典籍的內容，除了序跋之外，加上贊、書、題辭、狀、引、科文、說等文體內容，共有 22 篇，包括有「明太祖的御製序和明神宗御製跋；更不乏南北朝、唐、宋、元、明歷代以來著名僧人，如姚秦僧睿、後秦道朗、唐慧忠、唐荊溪尊者湛然、宋子璿、明祿宏的佳作；還有朝廷大員宋楊億、元虞集、明宋濂、明馮夢禎的撰文。」⁷¹《徑山藏》各部典籍中所收入的相關附屬文獻，值得留意。

1. 《徑山藏》附屬文獻

《徑山藏》典籍的附屬文獻，是這部藏經的特色，具有重要史料價值。所謂「附屬文獻」是指涵蓋每部典籍的主體正文之外，但並不一定由作者所撰述的文獻資料，例如附屬於這該部典籍的音釋、凡例、校偽、

⁶⁹ 《七俱胝佛母所說準提陀羅尼經會釋》，《徑山藏》冊 187，頁 295-337。

⁷⁰ 參見何梅，《歷代漢文大藏經目錄新考》冊上，頁 116。

⁷¹ 何梅，〈明《徑山藏》正藏部分收經的特點和目錄存在的問題〉，頁 157。

刊刻題記等史料文獻，也包括序、跋、集、記、像贊、題詞、塔銘、行狀、年譜等附屬於各部典籍的零散文獻。藍吉富先生認為這些附屬於各部典籍的「附屬文獻」，可為治史者提供重要的研究線索。⁷²

典籍中常見的附屬文獻，大多在各部典籍所固定安排的結構位置，例如正文前後撰有序跋文，而在典籍的每卷經文末列有校訛、音釋與刊記。

- (1) 校訛：⁷³為底本與參校本的校勘記錄，是這部藏經的特色，從各部典籍的校訛文字，可以看出某段時期的刊刻，嚴謹地進行經本的校對、勘正，發現編藏者在進行校對過程，不單只是用宋、元、明等四種版本對照校勘，少數情況也採用當時楞嚴寺所流通的本子進行參校。例如《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刊定記會編》，以及《首楞嚴義疏注經》卷一：「第十三紙十九行國《義海》作園」即是參校《楞嚴義海》進行改正，「第三紙九行征，楞嚴寺流通本作微，又令流通本作今」，表示以楞嚴寺所流通本子進行參校。⁷⁴也出現某些特殊校勘案例，以校對者自己的判斷，例如卷一校文為「第三紙二行不知義不字當刪」；《圓覺大疏》卷四的校文內容，參考《略疏》進行改正，有依據「金陵本」予以補正。⁷⁵

- (2) 刊記：又稱牌記、題識等。內容翔實記載捐資者姓名及其祝

II

⁷² 「附屬文獻」參引藍吉富所使用的名稱，見藍吉富，〈《嘉興藏》研究〉，頁 173。

⁷³ 依據早期制定《校訛書法》、《刻藏凡例》規定，每部經典的正文前後隨附有經文的校訛，列於音釋之前，逐字校勘經文，並以第幾紙、第幾行交待校勘經文位置。

⁷⁴ 《首楞嚴義疏注經》，《徑山藏》冊 141，頁 120。

⁷⁵ 《圓覺經大疏》，《徑山藏》冊 143，頁 487、586。

願祈禱詞、施資銀兩、經名卷數、經文字數、校對者、書寫者、刻工姓名、刊刻地點，以及雕刻年代與刻經主持者，詳實地交待刊刻經過。⁷⁶

此外，從《徑山藏》中土著述典籍中，也發現不少隨附的科判資料，以科文解釋經論，如「成唯識論俗詮科，將釋此論，科文五分」。⁷⁷這些科判圖大多出自有學識的明清僧徒所繪製，據筆者清單統計典籍隨附科判約有 51 部。

2. 《徑山藏》序跋文獻

序跋，是依附在一定文本所存在的一種文體，就文化史來說，是中國所創造出獨特的文化形式與內容。⁷⁸王國強以為這與中國漢民族極為重視歷史觀念有關。⁷⁹古印度的佛教經典，少見有序跋文體。到了中土，編撰佛典序跋的目的，是為了把握浩瀚經文的要義，經過前賢的解讀，敘述該部典籍的旨趣、內容與成書經過，或撰寫此書的特點及其版本源流，作為典籍的嚮導，幫助讀者更好理解佛典的玄妙；或有後覽者，閱讀有感而發，因他人的請求，以後跋的形式，將感言、考訂、議論，撰詞於典籍卷末。

倘若仔細瀏覽《徑山藏》典籍，會發現在續藏或又續藏的中土著述，

■

⁷⁶ 依據辭典解釋「牌記」：「宋版書在標題頁的後半頁印刻書者的堂名、人名或印刻年月……又因為它四周一般都圍以墨線作框邊，故亦稱『墨圍』……也有稱為『書牌』或『木記』」。元明刻書多仿效，置於書的卷末。參見瞿冕良編，《中國古籍版刻辭典》，濟南：齊魯書社，2006 年，頁 587。

⁷⁷ 《成唯識論俗詮》，《徑山藏》冊 150，頁 313。

⁷⁸ 王國強，《中國古籍序跋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1。

⁷⁹ 王國強，《中國古籍序跋史》，頁 1-2；方廣錫，〈中國佛教經論序跋記集·序〉，許明編《中國佛教經論序跋記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 年，頁 1-2。

有著大量的序跋文獻，這也是《徑山藏》的特點，突出了文獻史料價值，是佛典編修中值得探討的文化現象。

2002 年許明先生曾經編輯《中國佛教經論序跋記集》一套五冊，從大藏經與《全唐文》等大型叢書中，大量收集自後漢到清末宣統年間的序引跋記，彙編整理約有兩千五百多篇，整體歸納有序、記、跋、敘、辭等五類文體，為佛學界提供重要的文獻資源。到了明清時期，由有大量印書與藏書，為了考訂文字、辨別版本的藏書，題跋序文因而大放異彩。⁸⁰

筆者從事《徑山藏》基礎資料研究，曾經整理重輯版《嘉興藏》的序跋文獻，自 203 函至 371 函提取出明清時期的序跋共 668 篇，正藏有 11 篇，續藏 223 篇，又續藏有 434 篇。其中有 313 篇序跋文獻印有作者落款印章一枚至三枚不等，有 132 篇序跋文字是以書法體形式呈現，保留該作者書法墨蹟。又、部分作者在撰寫序跋時寫下了年代時間，這有助推判該書的編撰和成書時間。

時隔十五載，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於 2017 年底彙編《徑山藏所載序跋文獻彙編》一套 8 冊。是以原圖縮印編排方式呈現原貌，從篇名中可見包含序、後序、贊序、敘、重刊序、重刻題辭、書、記、贊、題、跋、碑、引、事蹟、緣起外記、上皇帝書、入藏奏劄、上表、欽表、奏章、疏文、雜文、書畫遺墨跋文、道影、像贊、祭文、行狀、塔銘、贊師真、行業記等多種文獻。筆者以第一冊總目錄逐筆統計，收錄 808 部典籍中，總計有 4776 篇文獻，雖以序跋為名，實則以附屬於各部典籍之文獻，全面擷取整理，這些珍貴的史料文獻，多以真跡為原型刻版，可為學界從宋代以來特別是明清時期的佛教史，提供重要的研究方向與內容。

■

⁸⁰ 參見許明編，《中國佛教經論序跋記集》一書。

《徑山藏所載序跋文獻彙編》列有詳目，包括單部典籍經目與序跋篇名，列有典籍卷述、作譯者、朝代、地名等訊息，從索引目錄中快速地瀏覽篇章名稱，可以發現這些內容生動地描繪出明清佛教叢林的樣貌。此外，這些序跋文的撰者，有不少是處於明清鼎革時期，如能將這些文獻依時序加以羅列比對，從而挖掘出未被發現的晦暗史實，也有助於了解當時的政治社會問題。此外，《徑山藏》諸篇序跋，有不少內容是作者親自手書或者請名家書寫上版，因此，所刻字體帶有個人特色的筆風，讓人領略明清時期書籍字體藝術之美。

當時佛教僧徒與賢達仕紳藉由佛典文本書序的往來，建立以文會友的互動關係，促成儒釋交涉的場域；士大夫紛紛為禪師的語錄撰寫序文，有意思的是，葛寅亮為湛然禪師語錄寫序，以及陳懿典所書寫的塔銘，在撰文落款列有長達百來字之官銜職稱。⁸¹這些撰文者，多具區域影響力或有重要地位的歷史人物，從序文可瞭解他們如何參與佛教典籍的活動，表達對於佛教乃至佛典判讀的立場，可以窺見當時叢林與士林的互動，體現儒釋會通、隱顯相映的特色。亦可從皇帝與僧人互動的視角，閱讀皇帝御制的序言，例如明成祖、明神宗、宋真宗的經序，也有僧人為皇帝所寫的疏文，如〈崇禎皇帝遐升禮懺疏〉，以及皇帝為高僧〈御贊法像〉，從中理解宮廷與佛教的微妙關係。⁸²

誠如方廣錫所說：「序、引、跋、記濃縮了關於典籍的大量信息……在佛教研究及佛教文獻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⁸³在《徑山藏》典籍中撰寫序跋的作者，或為高僧、或為地方官員和士紳，多半具有高知識

■

⁸¹ 《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錄·序》，《徑山藏》冊 163，頁 209。

⁸² 〈崇禎皇帝遐升禮懺疏〉，《永覺和尚廣錄》，《徑山藏》冊 168，頁 345；〈崇禎皇帝禦贊憨山老和尚法像〉，《徑山藏》冊 156，頁 211。

⁸³ 方廣錫，《隨緣做去·直道行之——方廣錫序跋雜文集》，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 年，頁 257。

文化水平，為重要地位或具區域影響力的人物，查閱這些序跋相關信息，可以了解這些撰述作者是如何參與佛教典籍的活動，從中表達對於佛教乃至佛典判讀的立場，這當中蘊含著漢民族的歷史觀。

以士林文化圈的建構來說，「得一序以冠塵編若千金，而家弊帚庶傳不朽」。⁸⁴文人著書，如果要出版發行，通常會請求地方官囊助刻印，並找當地名人提筆推薦，襯托該書的價值，從而有助於典籍的刊行。⁸⁵從典籍的讀者群來看，邀請某些具有代表意義的人為該書作序，這些序跋，不僅突顯作者本人的名氣與影響，同時加重該書的價值分量，有助於該書進入藏經體系，這也顯示撰述作者的交友圈，亦即佛教知識精英階層的社交網絡，有助於瞭解佛教文學網絡的地域分佈，透過這些史料，對於重構當時的生活史的史料，也有相當的助益。

3. 《徑山藏》典籍凡例

所謂「發凡起例」，「凡例」通常是說明書籍的內容大要及編纂體例。地方志的編纂，以對該地域地情有所了解，大多會制訂「凡例」，在明代佛教寺志的編撰，顯見一類共通的編撰特徵：凡例資料，呈現出「明代佛教方志走向成熟與完善的一種標誌」。⁸⁶有意思的是，在《徑山藏》所收錄的幾部典籍，也出現書前編纂「凡例」情況。

經筆者查對，《徑山藏》的幾部典籍在卷首前編纂凡例有：《大方廣

■

⁸⁴ 謝應方，《龜巢稿》卷七，《欽定四庫全書》，頁14，網址：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en&file=96036&page=14>，2020/11/16。

⁸⁵ 謝應方為出版自己著作《思賢錄》，而寫信給楊維禎請求書序，引自井上進，〈出版文化與學術〉，收入森正夫等編，周紹泉等譯，《明清時代史的基本問題》，上海：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485。

⁸⁶ 參見曹剛華，《明代佛教方志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95-97，引文見頁96。

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疏》、《佛說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經疏》、《妙法蓮華經授手》、《毘尼止持會集》、《曇無德部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佛說梵網經初律》、《羯磨儀式》、《毘尼日用切要香乳記》、《沙彌律儀要畧述義》、《禮佛發願文略釋》、《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觀心定解》、《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刊定記會編》、《閱藏知津》、《增集續傳燈錄》、《四分戒本如釋》、《佛說梵網經菩薩心地品合注》、《成唯識論觀心法要》、《錦江禪燈錄》、《續燈正統》、《黔南會燈錄》、《列祖提綱錄》、《續燈存稿》、《徑山志》、《南嶽禪燈會刻》、《洞宗續燈》、《大懺悔文略解》、《宗門拈古彙集》，⁸⁷可參考筆者整理的《徑山藏》典籍凡例清單。⁸⁸

《徑山藏》典籍的凡例雖然僅有 27 篇，但從中可看出撰述作者重視文獻內部的內容結構與組織的編排方式，而衍生此一類特殊文體：凡例，可以用來說明該部典籍的宗旨目的、體裁結構、編輯規範以及撰述成文的基本問題規定，但不失為理解明清時期佛教中土撰述的典籍，反映出融合晚明出版文化的文本形態。

4. 《徑山藏》音釋資料

《徑山藏》多部典籍卷末附有深難字的讀音與釋義，就佛教史料價值而言，典籍隨附的音釋資料，也是一大特色。以佛典音釋的文獻價值

⁸⁷ 參見《徑山藏》冊 129，頁 569；冊 172，頁 277；冊 174，頁 299；冊 175，頁 192；冊 176，頁 484；冊 176，頁 185；冊 176，頁 367；冊 176，頁 438；冊 176，頁 493；冊 176，頁 561；冊 177，頁 31；冊 178，頁 553；冊 179，頁 242；冊 180，頁 534；冊 186，頁 246；冊 188，頁 420；冊 189，頁 60；冊 198，頁 282；冊 199，頁 241；冊 202，頁 272；冊 204，頁 4；冊 206，頁 376；冊 207，頁 65；冊 209，頁 263；冊 209，頁 411；冊 213，頁 2；冊 213，頁 558。

⁸⁸ 詳見拙文，《法寶流通》——《徑山藏》的文獻價值與文化傳播影響附錄五（六）：《徑山藏》典籍凡例，頁 250。

來說，隨函音釋內容，反映了當時代的面貌，因此《徑山藏》的隨附音釋，某些程度上呈現出明清時期的語音特色。

宋以來刻版大藏經的隨函音釋語料，以《徑山藏》較為完整。因當時刻藏主事者，是以《永樂北藏》為底本，比對宋版、元版與《南藏》版校補資料，內容上包羅萬象，這些音釋資料不僅可補傳統佛典音義典籍之不足，也可從明清時期的典籍資料中，發現時代的語言特徵。

經過每部典籍逐卷查找，發現在《徑山藏》隨附有明清時期音釋的典籍有：《毗尼止持會集》（每卷的卷末都列有音義）、《四分律名義標釋》、弘贊《四分戒本如釋》、《佛說梵網經菩薩心地品下略疏》、《沙彌律儀要略增注》《沙彌學戒儀軌頌》、《禮佛儀式》、《沙門日用》、《禮舍利塔儀式》、《解惑編》、《鼎湖山木人居在慘禪師剩稿》、《六道集》、《七俱胝佛母所說準提陀羅尼經會釋》、《歸戒要集》《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添足》、《持誦準提真言法要》、《八關齋法》、《首楞嚴直指》、《楞伽經心印》等。⁸⁹

是以，《徑山藏》的明清音釋資料，正彌補目前學界所欠缺的音義研究資源。對於語言學界而言，明清時期的語音的研究，就漢語語音史，特別是近代漢語語音史上有著重要價值地位，宋明以來的佛學暨語言學的文獻研究領域，亦為學術界有待深耕的新田。特別是研究明清時代的漢語語音，對於研究中古音到近代音的演化，假如可以考察其與現代音之間的關係，分析現代漢語普通話的源流，將會有新的發現。

■

⁸⁹ 《徑山藏》冊 175，頁 204；冊 185，頁 397；冊 186，頁 260；冊 186，頁 480；冊 186，頁 604；冊 186，頁 610；冊 186，頁 631；冊 187，頁 10；冊 187，頁 49；冊 187，頁 69；冊 187，頁 150；冊 187，頁 212；冊 187，頁 310；冊 187，頁 407；冊 187，頁 519；冊 187，頁 524；冊 187，頁 531；冊 195，頁 134；冊 195，頁 445。

(三)《徑山藏》獨特典籍文獻

1.《徑山藏》獨收典籍

正如密藏道開在《募刻大藏文》中借著舉揚當朝皇帝之功，表達刻藏的構想：「凡大藏未收疏論，皆收梓于藏中，印施於海內……群生歸善，四海蒙休」。⁹⁰這成了早期編修藏經廣徵典籍的特點，其後繼者也於南北各地收集藏外的中土著述，於開版後持續收錄、刊刻佛典，因此得以匯集成如此龐多的典籍。由於早期編刊者不僅重視「未入藏典籍的搜集」，且為了讓已入藏典籍內容更加完備，因此，「無論在收經數量，還是在經本的完整程度上都大大超過其前的大藏經版本。」⁹¹

首先，從首度入藏的典籍來看《徑山藏》的文獻價值。藍吉富先生指出《徑山藏》所收書中，正藏部份《北藏》未收而《徑山藏》首度入藏的佛典有 5 部，續藏首度入藏的佛典有 516 部，扣除現已佚失的「缺本」9 部，則《徑山藏》共有 512 部典籍首度入藏，其中有部分典籍為後來大藏經所採納入藏。⁹²倘若運用何梅女士的大藏經目錄研究專著，其以歷代三十一種大藏經目錄並結合刊本大藏經的實物進行對照、考釋、校勘，編制出對照表。將該書所見《徑山藏》首度入藏典籍逐條輸入比對，則共有 587 部首度入藏典籍，其中包含《遵依北藏》目錄一筆、待訪書目五筆、臺灣嘉興藏本一筆、重輯版嘉興藏本一筆。⁹³詳細可參見筆者整理的《徑山藏》首度入藏典籍清單。⁹⁴

■

⁹⁰ 明·密藏道開，〈募刻大藏文〉，《刻藏緣起》，《徑山藏》目錄冊 4，《原藏序目》頁 1-43。

⁹¹ 何梅，〈明《徑山藏》正藏部分收經的特點和目錄存在的問題〉，頁 8-9。

⁹² 藍吉富，〈《嘉興藏》研究〉，頁 167-168。

⁹³ 參見何梅，〈歷代漢文大藏經目錄新考〉上，頁 112-118。

⁹⁴ 詳見拙文《法寶流通——《徑山藏》的文獻價值與文化傳播影響》筆者整理的附錄五（五）：《徑山藏》首度入藏典籍，頁 225-249。

分析首度入藏的典籍，依據何梅的藏經目錄考釋，歷代藏經中有 617 部禪籍，其中有 376 部禪籍首見於《徑山藏》，禪籍的首度入藏以《徑山藏》高居歷代藏經第一，也發現到大多數禪籍是明清時期以來才入藏，其中有 209 部是屬於禪師語錄，屬於傳燈錄性質的典籍有 17 部。還有一大部分為經典注解、論典注解、戒儀行法、懺法儀規、僧人居士文集等，瀏覽這些書目並與後出的藏經進行比較後，這些典籍大多也收錄到後來的《卍續藏》（又名《大日本續藏經》）、《臺灣版中華藏》，部分收錄到民國時期的《頻伽藏》、清《龍藏》。

筆者以為《卍續藏》廣泛收集明清兩代的佛典，很可能一大部分是來自於《徑山藏》。而在《臺灣版中華藏》的編刊過程，似乎也繼承了《徑山藏》編藏思想，將歷代未入藏的經典結集入該藏，以補各藏之未備，其中編刊了《第二輯明版嘉興正續藏》，將《徑山藏》獨有的典籍流傳保存下來。此中，顯示出各版大藏經之間的傳承意涵。

倘若將《徑山藏》與前後的官版藏經《永樂北藏》、《龍藏》進行比較，就可發現《徑山藏》文獻的獨特價值。龍達瑞以《永樂北藏》未收入且《龍藏》因某些因素亦未收，惟有《徑山藏》獨有的典籍，是這部藏經最獨特且「不可磨滅」的特色，並逐筆列出續藏部分獨有的典籍。⁹⁵這些保存在《徑山藏》的明清禪師語錄、經論注釋、詩文集等佛典著述，多不被《龍藏》所歡迎，恐怕是由於書中不利於當朝執政的理由，經不住清人的眼光與取捨的尺碼的考驗而被排拒於外，所以，恰好可以反映出清代官藏的選經標準。詳細可見筆者整理的《徑山藏》續藏獨有典籍清單。⁹⁶

■

⁹⁵ 龍達瑞，〈《刻藏緣起》、其多位作者和《徑山方冊大藏經》〉，收入釋法幢主編《大藏經的編修·流通·傳承——《徑山藏》國際學術研討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 年，頁 29-30。

⁹⁶ 參見何梅，《歷代漢文大藏經目錄新考》上、重輯版《〈嘉興藏〉總目錄·索引》、

其次，就《徑山藏》的獨有典籍來看文獻特色。參照何梅研究專著考察出歷代藏經未收而《徑山藏》獨有的典籍，僅見於重輯版嘉興本有 59 部 432 卷，僅見於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有 5 部 40 卷，共計有 63 部 472 卷。這些獨收的典籍，從書目來看，大部分是禪師語錄，還收有傳燈錄、經論義疏批註、戒律授持儀規、懺法儀軌等書。⁹⁷綜言之，首度入藏的典籍與這套藏經獨收的典籍，構成《徑山藏》在史料價值上的兩大特點，這可為佛學研究者提供開拓明清佛教的新園地。

2. 《徑山藏》不同刊本重出

《徑山藏》正藏部分的典籍，儘管標示著〈遵依北藏字號編次畫一〉，但實際上由於漫長的刊刻流通，隨刊隨行的情況，各地的傳世存本有著同名而有不同刊本內容的情況。據何梅女士的藏經目錄考釋，查對《徑山藏》與《北藏》收錄經目的差異：發現某些典籍中增加了序文等內容；比起《北藏》增加了經目共 7 部 208 卷；更替了《北藏》的書目，例如將法海本的《六祖壇經》更替為宗寶本《壇經》；某些典籍卷數與《北藏》有差異，有增有減，合計增加了 58 卷。⁹⁸

依藏經目錄查詢，發現不同版本差異情況，比對後整理如下：⁹⁹

■

《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頁 708-824。

⁹⁷ 何梅，《歷代漢文大藏經目錄新考》上，頁 33。

⁹⁸ 參引自何梅，《歷代漢文大藏經目錄新考》上，頁 114-115。

⁹⁹ 以下製表，「重輯本」指重輯版《嘉興藏》；「臺灣本」指臺灣版《中華藏》第二輯；「大正藏本」指日本《大正藏》校對明本。參引自何梅，《歷代漢文大藏經目錄新考》上，頁 113-114。

表四：《徑山藏》正藏典籍的不同版本比較

書名	版本	卷數	刊刻年	內容差異
《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現在賢劫千佛名經》《未來星宿劫千佛名經》 ¹⁰⁰	重輯本	各 1 卷	明崇禎四年	卷首下有注文
	臺灣本		清順治十六年	卷首下無注文、有贊文
《四十二章經》	大正藏本	1		
	臺灣本、重輯本	1	清康熙三年	有宋真宗注
《慈悲水懺法》	大正藏本	3	明萬曆十八年	明永樂御制水懺序、慈悲道場水懺序
	臺灣本、重輯本	3	清康熙六年	明永樂御制水懺序
《大乘止觀法門》	大正藏嘉本	4	明萬曆十年	南嶽大乘止觀序、南嶽禪師止觀後序
	臺灣本、重輯版	4	清康熙六年	無序

是以，說明《徑山藏》的「正藏」部分並非單純不變地吸收《北藏》內容，實則經過編輯者在一定程度的考慮後編修調整，故在《徑山藏》刊行過程中，先後有不同版本的刊行流通。

而在「續藏」部份，也有不同刊本的版本差異情況，原刻本與後出的重刻本的變化情況，舉例如下：¹⁰¹

■

¹⁰⁰ 《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現在賢劫千佛名經》、《未來星宿劫千佛名經》，分別收錄於《徑山藏》冊 31，頁 378 起，以及冊 218，頁 2 起。

¹⁰¹ 參引自何梅，《歷代漢文大藏經目錄新考》上，頁 113；以及《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子部釋家類），頁 803。

表五：《徑山藏》續藏典籍的不同刊本比較

書名	館藏地	卷數	刊刻年	編者	內容差異
《密雲禪師語錄》 ¹⁰²	臺北國圖	12	南明弘光元年 (1645)	如學等編 釋 通 容 刊 本	
	北京故宮	13	清順治十七年 (1660)	道忞等編	
《吹萬禪師語錄》	臺北國圖 北京故宮	3		明燈來編	熊汝學序、目次、 塔銘
《吹萬禪師語錄》(重編本) ¹⁰³	日本駒澤大學	20		明燈來重編	熊汝學序、沈奕瑋序、重刻全錄疏、目錄、自序、塔銘、行狀

編印新版《徑山藏》過程中，由於編輯者發現有同名而有不同內容的刊本情況，因此在補輯過程中，將這些不同刊本作為典籍徵集的方向之一，以供學者研究比較。例如《宗鑑法林》、《華嚴聖可禪師語錄》、《恒秀林禪師語錄》、《雲峨喜禪師語錄》、《天岸昇禪師語錄》、《慧覺衣禪師語錄》、《報慈語錄》、《青城竹浪禪師語錄》、《懶石吟禪師語錄》等。

新版《徑山藏》重編整理時，發現不同刊本差異，摘列如下：

■

¹⁰² 清·如學等編《密雲禪師語錄》12卷，與清·道忞等編《密雲禪師語錄》13卷，分別收錄於《徑山藏》冊121，頁52起，以及冊224，頁523起，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年。

¹⁰³ 清·燈來編《聚雲吹萬真禪師語錄》3卷與清·燈來重編《吹萬禪師語錄》20卷，附〈吹萬禪師塔銘行狀〉，分別收錄於《徑山藏》冊173，頁196，以及冊226，頁305-488。

表六：新版《徑山藏》不同刊本比較

書名	版本	卷數	編者	內容差異	《徑山藏》出處
華嚴聖可禪師語錄	新文豐版	5	光佛等編		224 冊 434 頁起
	重輯版	10	光佛、祖典等編	附雲峰聖可玉禪師百頌錄 1 卷；華嚴聖可玉禪師年譜 1 卷	188 冊 156 頁起
綠蘿恒秀林禪師語錄	新文豐版	2	光悠等編		224 冊 407 頁起
	重輯版	5	光悠、讀印等編	附恒秀林禪師續集錄 1 卷	190 冊 377 頁起
雲峨喜禪師語錄	新文豐本	2	智恒、果性等編	卷上卷下，兩卷	225 冊 29 頁起
	重輯版	10	如乾等編	十卷本	169 冊 239 頁起
天岸昇禪師語錄	新文豐版	20	元玉、溢元等記錄		225 冊第 113 頁起
	重輯版	20	元玉等編一誠等記錄		165 冊 576 頁起
慧覺衣禪師語錄	新文豐版	3	徹御等編		224 冊 488 頁起
	重輯版	2	徹御等編		188 冊第 123 頁起

方廣鋁提出要評判一部大藏經的地位與價值時，很重要的是大藏經應具有「備查性」的功能，保存豐富的佛教史料以及當時佛教徒的撰述著作，「盡可能地收入各類佛教資料，力求盡量滿足不同人從不同角度提出的查索要求」。¹⁰⁴《徑山藏》的在歷代藏經中，所突顯的特殊地位，則體現在此，其文獻價值與史料意義就體現在獨特的收書內容與傳世史料，特別是典籍附屬的文獻。

■

¹⁰⁴ 方廣鋁，〈略談漢文大藏經的編藏理路及其演變〉，《世界宗教研究》1，2012 年，頁 39-40，引文見頁 40。

結語

佛教文獻的保存、分類與整理，歷代漢文大藏經的成立與演變，在佛教知識分子對於經典的整理、理解與闡釋，在時空遞進、內容累加之中，逐漸形成豐富且龐大的漢語佛典寶庫。因此，從文化出版的角度將《徑山藏》視為一套大型叢書，從過去的編藏構想到傳世的典籍，從大藏經的編目架構、分類內容、傳世史料文獻，以及典籍的版刻特徵、形式結構，挖掘《徑山藏》的文獻特點與價值，對大藏經的內涵特色與明清佛教的文化現象，提供了重新認識的機會。

《徑山藏》何以收錄大量的禪宗典籍？這或許可在佛教中國化的語境下加以思考。在中國佛教的歷史語境下，漢文佛教大藏經一直順應著中國佛教的發展，融入中國文化環境中，不斷地吸收、融合與理解，補前代所未入藏的佛教典籍之缺，也收錄因應時代而撰述的典籍進入藏經體系，作為傳世的佛教文化資產，這與南傳大藏經或歷代各版西藏大藏經以印度佛典為主、少有本土著作入藏是相當不同。甚至在中國本土著述入藏增長的現象，可與翻譯自印度著述分庭抗禮，這種趨勢標示著漢文大藏經典籍入藏標準的改變，突顯出佛教的本土化過程中發展出獨立的經典系統，這在佛教文化發展史有著特殊的歷史意義。¹⁰⁵

明清時期的禪宗乃至佛教是否如早期學界描述衰弱不堪，還有待商榷，但我們從這些著述中，翻閱理解明清僧徒創作典籍的宗教意義與文學價值，可以有新的宗教史乃至或文學評價定位。或許可借用黃啟江的某些觀點，將這些禪籍視為「禪僧在人際關係之建立、世俗人情之關切、文字語言之應用……以及內典外學之兼容博通」，是有助於理解《徑山

■

¹⁰⁵ 參引自藍吉富，〈刊本大藏經之入藏問題初探〉，《中華佛學學報》13，2000年，頁176-177。

藏》這些豐富的禪宗典籍的存在價值。¹⁰⁶而且當學界描述《徑山藏》最大的特點是「中國佛教史料寶庫」時，已經將「大藏經」從神聖不可變動的宗教聖典內涵轉變為具有時代保存意義的佛典歷史文獻彙編，而野澤佳美更把印刷大藏經視作「歷史研究資料」。¹⁰⁷從文獻學角度，站在多元佛典文獻的保存與集成的立場，不同類型或文體的著述，乃至排佛傾向的文章，都收納入藏經，以代表當時對於佛教的不同聲音，這有助於瞭解當時的佛教歷史，而為學術提供研究新的一手資料。

作為明末清初編刻最宏偉的一部藏經，《徑山藏》中搜羅了大量的明清時期佛教著述、禪師語錄等佛教典籍，獨特的文獻與傳世的史料，揭示了明清佛教史、禪宗史狀況，可貴的是在中國佛教史和明清禪宗史的文獻價值，至於從這部藏經所收入的典籍是否可總結出佛學亦或禪學思想、分析出僧人的弘法傳教方式，以及師徒傳承與教育等，本文未涉及而有不盡之處。《徑山藏》的研究，內涵豐富的明清時期的佛典文獻，如果善以運用這些史料內容，將可拓學科視野以及研究的深廣度。因此，僅以拙作拋磚引玉，更希望有心人士繼續深入開拓。

■

¹⁰⁶ 黃啟江，《一味禪與江湖詩：南宋文學僧與禪文化的蛻變》導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0年，頁38-39。

¹⁰⁷ 野澤佳美，《明代大藏經史の研究：南藏の歴史学的基礎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8年，頁11。

附錄一：國圖版《徑山藏》新增補遺書目

No.	經名	冊，頁
1	注華嚴法界觀門一卷	冊 218 頁 496
2	宗鑒法林七十二卷	冊 219 頁 370
3	增集雜毒海十卷	冊 220 頁 532
4	從之念禪師語錄四卷	冊 224 頁 94
5	廬山東林乾明寺宗雷聲禪師語錄二卷	冊 224 頁 133
6	古昱宗禪師東游錄一卷	冊 224 頁 146
7	偉珠淵禪師語錄二卷	冊 224 頁 155
8	德實信禪師語錄四卷	冊 224 頁 185
9	乾彰紹禪師語錄四卷	冊 224 頁 224
10	清涼劍門禪師語錄（二卷後缺）	冊 224 頁 276
11	安隱五嶽禪師語錄六卷	冊 224 頁 317
12	天渠濟禪師語錄二卷	冊 224 頁 375
13	禪燈世譜九卷	冊 226 頁 489
14	善慧大士傳錄四卷	冊 226 頁 569
15	禿絕老人天奇直注丹霞淳和尚頌古二卷	冊 222 頁 115
16	禿絕老人天奇直注投子青和尚頌古二卷	冊 222 頁 134
17	夫山和尚住台州能仁寺語錄一卷	冊 222 頁 457
18	靈隱具德禪師語錄一卷	冊 225 頁 312
19	箬庵和尚語錄十卷 附南潤箬庵問禪師塔銘	冊 225 頁 333
20	萬安山法海禪寺祖山和尚語錄一卷	冊 225 頁 424
21	蠡庵和尚虞山隨錄二卷	冊 225 頁 440
22	天笠珍禪師語錄十四卷（卷五至卷十四原缺）	冊 225 頁 467
23	山曉哲禪師語錄（存卷八）	冊 225 頁 513
24	蘄州五祖東山寺佛幢禪師語錄一卷	冊 225 頁 525
25	劍門和尚語錄一卷 附清涼劍門和尚新錄	冊 225 頁 536
26	雲門廣孝潛叟和尚語錄（存卷三）	冊 225 頁 564

27	敕賜圓照禪寺茆溪森和尚語錄北集一卷	冊 225 頁 580
28	漢杲和尚住圓甯禪寺語錄二卷	冊 225 頁 609
29	曉嶠袒禪師語錄三卷	冊 225 頁 638
30	輪庵禪師語錄（存卷三）	冊 226 頁 1
31	迦陵音禪師語錄四卷	冊 226 頁 26
32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淺注八卷 附懸示一卷 科一卷	冊 218 頁 44
33	黑白半月兩乘布薩正範一卷	冊 218 頁 509
34	羯磨指南十四卷	冊 218 頁 546
35	比丘戒犯緣略釋十卷	冊 219 頁 71
36	雜毒海四卷	冊 220 頁 487
37	宗鑒法林七十二卷	冊 220 頁 646
38	夫山和尚住嘗州祥符寺語錄一卷	冊 222 頁 154
39	夫山和尚住天台景德國清禪寺語錄二卷	冊 222 頁 169
40	夫山和尚住台州靈鷲興化禪寺語錄一卷	冊 222 頁 193
41	夫山和尚蘇州靈岩山崇報禪院語錄二卷	冊 222 頁 206
42	夫山和尚住蘇州靈岩崇報禪院語錄三卷 附機緣	冊 222 頁 235
43	夫山和尚靈岩三錄（崇報三錄）	冊 222 頁 271
44	夫山和尚住台州天寧禪寺語錄二卷	冊 222 頁 326
45	靈岩和尚報慈語錄一卷	冊 222 頁 352
46	夫山和尚住台州瑞岩寶林禪寺語錄一卷	冊 222 頁 388
47	夫山和尚住蘇州古堯封院語錄一卷	冊 222 頁 397
48	靈岩和尚樹泉集	冊 222 頁 410
49	夫山和尚月掌集一卷	冊 222 頁 442
50	夫山和尚雪舟集一卷 附夫山和尚雪舟後集	冊 222 頁 457
51	靈岩和尚報慈語錄一卷	冊 222 頁 503
52	海舟普慈禪師拈古頌古一卷	冊 222 頁 596
53	原直禪師靈岩首座寮秉拂語錄一卷	冊 222 頁 621
54	婁東海甯寺至善安禪師語錄一卷	冊 222 頁 635

55	竺仙宸禪師語錄五卷（卷一至卷三）	冊 222 頁 660
56	會聖堂集七卷	冊 223 頁 16
57	法乳樂禪師語錄三卷	冊 223 頁 88
58	楚林睿禪師語錄十卷（卷六至卷十原缺）	冊 223 頁 114
59	京都仁壽大志祚禪師語錄二卷	冊 223 頁 165
60	界弘量禪師語錄一卷	冊 223 頁 219
61	蓮台弘野增禪師語錄一卷	冊 223 頁 234
62	青城山鳳林寺竹浪生禪師語錄七卷	冊 223 頁 246
63	靈機觀禪師語錄二卷	冊 223 頁 332
64	闕谷悟禪師語錄八卷	冊 223 頁 372
65	維揚天寧寺巨渤禪師語錄一卷	冊 223 頁 441
66	風穴雪兆禪師語錄（殘存一卷）	冊 223 頁 453
67	萬山達虛禪師語錄四卷	冊 223 頁 471
68	夢庵格禪師語錄四卷 附夢庵格禪師塔銘	冊 223 頁 471
69	大端容禪師語錄二卷	冊 223 頁 548
70	海幢朗如大師語錄三卷	冊 223 頁 564
71	遠門禪師摘欺說一卷	冊 223 頁 597
72	洞宗匯選中集十七卷（卷一至卷八）	冊 223 頁 607
73	濟宗世譜一卷 附五宗原派	冊 226 頁 616

注 1：據出版社提供新版《徑山藏》新增補遺書目而整理列表，編號 1-14 館藏於天津圖書館；編號 15-31 館藏於北大圖書館；編號 32-73 館藏於首都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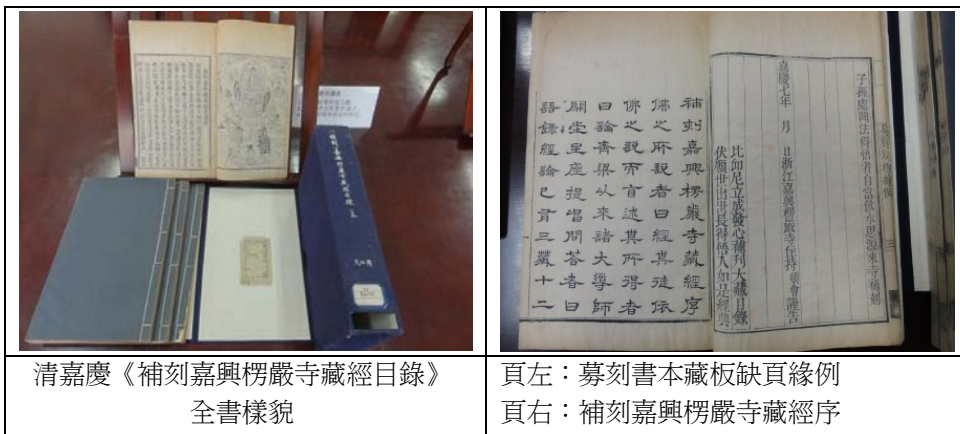
注 2：② 冊，頁：指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徑山藏》的起始冊頁。

附錄二：古籍刊本與傳世藏經

1. 收藏於徑山禪寺之古籍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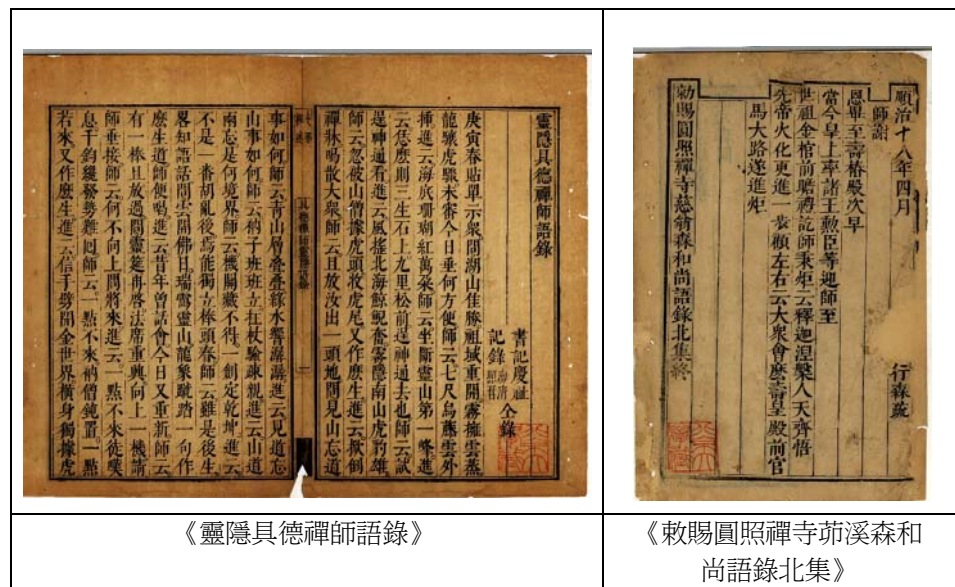
全書樣貌		《五燈會元》卷十二牌記
		
卷首〈重刊五燈會元序〉	題簽	書冊面裝訂
		

2. 收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室之刊本



清嘉慶《補刻嘉興楞嚴寺藏經目錄》
全書樣貌

頁左：募刻書本藏板缺頁緣例
頁右：補刻嘉興楞嚴寺藏經序



《靈隱具德禪師語錄》

《敕賜圓照禪寺茆溪森和尚語錄北集》

3. 近代影印出版《嘉興藏》、《徑山藏》



重輯版《嘉興藏》



國家圖書館《徑山藏》

引用書目

（一）佛教典籍與古籍

《藏逸經書標目》，CBETA 2021, B14, no. 84。

《行素堂目覩錄》，朱記榮輯訂，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清光緒十年刻本。

《明版嘉興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

《昭和法寶總目錄》，高楠順次郎編，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9年初版。

《徑山藏》，李國慶等主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簡稱為「國圖版《徑山藏》」。

《徑山藏所載序跋文獻彙編》，紀華傳等主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

《徑山藏所載牌記資料彙編》，李國慶等主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

《嘉興藏》，嘉興藏（徑山藏）整理出版委員會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簡稱為「重輯版《嘉興藏》」。本文所引《嘉興藏》中各類經典眾多，均出自此藏，不一一列舉。

《嘉興藏目錄》，北京刻經處民國九年刻本。

《嘉興藏（徑山藏）總目錄》，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嘉興藏（徑山藏）重輯簡介》，嘉興藏（徑山藏）整理出版委員會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嘉興藏總目錄·索引》，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二）研究專書和論文

大庭脩，1984，《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京都：同朋舍出版。

方廣鋁，2002，〈中國佛教經論序跋記集·序〉，許明編《中國佛教經論序跋記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方廣鋁，2011，《隨緣做去·直道行之——方廣鋁序跋雜文集》，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方廣鋁，2012，〈略談漢文大藏經的編藏理路及其演變〉，《世界宗教研究》1，頁32-41。

王國強，2015，《中國古籍序跋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王靜，2016，《《嘉興藏》的雕版刻工研究》，河北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

王蕾、韓錫鐸，2009，〈從遼圖藏本認識《嘉興藏》〉，《中國典籍與文化》68，

頁 67-70。

吉川太一郎，2010，《東京大学総合図書館所蔵嘉興大藏經》 目録と研究》2，東京：東京大學。

何梅，2014，《歷代漢文大藏經目錄新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何梅，2017，〈明《徑山藏》正藏部分收經的特點和目錄存在的問題〉，收入釋法幢主編《大藏經的編修・流通・傳承》《徑山藏》國際學術研討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頁 154-163。

吳疆，2015，〈黃檗僧東渡斷絕考：十八世紀江戶幕府的唐僧招請〉，《黃檗宗與十七世紀的東亞文化交流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灣大學文學院日本研究中心主辦。

李富華、何梅合著，2003，《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李貴民，2020，〈越南所藏明清佛教文獻初探〉，《佛光學報》6：1，頁 279-320。

沖本克己、菅野博史編，辛如意譯，2016，《佛教的東傳與中國化》中國 I 南北朝》，臺北：法鼓文化出版社。

來新夏，2008，《中國圖書事業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南炳文、何孝榮，2006，《明代文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洪藝慈，2011，〈賞析《嘉興藏》裡的編輯樣貌〉，《美育》179，頁 38-43。

孫昌武，2013，《佛教：文化交流與融合》，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 年。

翁連溪，1999，〈故宮藏《嘉興藏》〉，《紫禁城》，頁 47-48。

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輯，1986，《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臺北：國家圖書館。

曹剛華，2011，《明代佛教方志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章宏偉，2004，〈故宮博物院藏《嘉興藏》的價值——從《嘉興藏》學術研究史角度來探討〉，《故宮學刊》創刊號，頁 541-585。

郭孟良，2011，《晚明商業出版》，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

野沢佳美，1998，《明代大藏經史の研究：南藏の歴史学的基礎研究》，東京：汲古書院。

野沢佳美，2016，〈江戸時代における明版嘉興藏の輸入状況について〉，《立正史学》119，頁 77-99。本文曾發表於《立正大学東洋史論集》13，2001 年，頁 40-55。

森正夫等編，周紹泉等譯，2014，《明清時代史的基本問題》，上海：商務印書館。

湯用彤，1983，《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華書局。

黃永年，2009，《古籍版本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黃啟江，2010，《一味禪與江湖詩：南宋文學僧與禪文化的蛻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楊玉良，1997年，〈故宮博物院藏嘉興藏初探〉，《故宮博物院院刊》3，頁13-24。

楊玉良、刑順嶺，1983，〈《嘉興藏》整理記〉，《文獻》19，頁200-216。

龍達瑞，2017，〈《刻藏緣起》、其多位作者和《徑山方冊大藏經》〉，收入釋法幢主編《大藏經的編修·流通·傳承——《徑山藏》國際學術研討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頁15-35。

謝聲后（釋法幢），2017，《法寶流通——《徑山藏》的文獻價值與文化傳播影響》，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論文。

韓錫鐸，2008，〈《嘉興藏》各本異同略述〉，《文獻季刊》2，頁181-183。

韓錫鐸，2017，〈重輯《嘉興藏》及未盡事宜〉，收入釋法幢主編《大藏經的編修·流通·傳承——《徑山藏》國際學術研討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頁371-375。

瞿冕良編，2006，《中國古籍版刻辭典》，濟南：齊魯書社。

藍吉富，1990，〈刊本大藏經之入藏問題初探〉，《中華佛學學報》13，頁167-178。

藍吉富，1991，〈略論嘉興大藏經的特色與史料價值〉，釋聖嚴等編《佛教的思想與文化·印順導師八秩晉六壽慶論文集》，臺北：法光出版社，頁255-266。

藍吉富，2004，《中國佛教泛論》，臺北：新文豐出版社。

龔雋，2008，〈宋明楞嚴學與中國佛教的正統性——以華嚴、天台《楞嚴經》疏為中心〉，《中國哲學史》3，頁33-47。

（三）網路資源與其他

謝應方，《龜巢稿》卷七，《欽定四庫全書》，頁14，網址：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en&file=96036&page=14>，2020/11/16。

〈《徑山藏》全部目錄簡目〉，華典文化公司提供，未出版。

〈嘉興藏——圖書館補遺部分內容〉，華典文化公司提供，未出版。